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四十七
內容分類 集-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總集-47
編號 D7914800

卷四十七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總集-4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
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立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爲
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
爲上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東方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2043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七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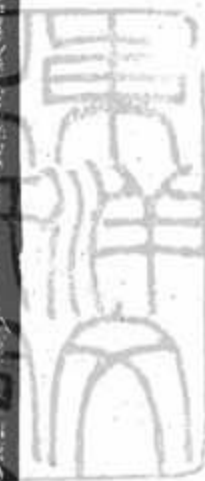
碑

曹娥碑

漢邯鄲淳代度尚作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胄荒流一作沉爰適厥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婆樂神以漢安三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屍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龍在率卯莫之有表度尚設祭誄之辭曰

鬱惟孝女擘擘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在洽之陽大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耿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沉載浮或泊洲渚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逐波濤千夫



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動國都是以
哀姜哭市祀崩城隅或有刻面引鏡登耳用刀坐臺待水抱樹
而燒於獻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修豈况廢賤露屋
草茅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貞厲千載
不渝嗚呼哀哉辭曰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
光於后土顯照天人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何悵花落飄零早分
葩艷窈窕末世配神若堯二女為湘夫人特効髣髴以昭後昆

桐栢廟碑

王延壽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張君處正好禮
尊敬神祀以淮出平氏始於大復潛行地中見於陽口立廟桐
栢春秋宗奉災異告譴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
帝大常定甲郡守奉祀務潔沉祭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復
身到遣行承事簡各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合德仲尼
慎常若神在君準則太聖親之桐栢奉見廟祠崎嶇逼狹開拓
神門立闕四達增廣疆場飾治華蓋高大殿宇穹齊傳館石獸
表道靈龜十四衢廷弘敞宮廟高峻祇慎慶祀一年再至躬進
牲牲執玉以沈為民祈福靈祇保佑天地清和異祥照格禽獸
碩茂草木芬芳黎民豫社民用作頌其辭曰 泓泓淮源聖禹
所導湯湯其逝惟海是造疏穢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
能武聖賢立式明哲取所定為四瀆與河合矩烈明府好古之
則虔恭禮祀不愆其德惟前廢弛匪恭匪力災青以興陰陽以
忒陟彼高岡臻茲廟側肅肅其敬靈祇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
服穰穰其慶年穀豐植望君輿駕扶老携息慕君塵軌奔走忘
食懷君惠貺思君罔極于胥樂兮傳於萬億

平淮西碑

唐韓退之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

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險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粮莠不媻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群臣朝乃考圖數責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懼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具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武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

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郟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閱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頽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

集十餘遇降萬二千勳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
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
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勳用所得賊將自
文城因天失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
獻盡得其屬人李辛已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
大饗資功師還之日因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
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
勳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
鄆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
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
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
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正龔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

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
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撤符
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
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
提兵叫譴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
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
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胤勳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
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
既剪陵雲蔡一大窘勝之邵陵郟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其填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
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
頌頌蔡城其壇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
誅止其魁擇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

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
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盱而起左殮右粥
爲之擇人以收餘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
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
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
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
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
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
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
海神次最廣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
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祀犧幣之數敬而依之所以

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
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
式與次俱昇因其故易廟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入
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
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
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
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往觀顧怖悸故常以疾
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
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裸興俯不中儀
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
二年始詔用前尚書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
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
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

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施擢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絜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闔廟旋臚祥颿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暎藹鐃鼓嘲轟高管敷譟武夫奮擢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谷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岸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羣文歌詠始公

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有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慮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乃繫以詩曰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情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違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石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饗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符厥子維弘正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閣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駟駟泮闕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

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于大寧燕盜以驚群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戒愁毒莫保署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噪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束縛弓矢考校度程提壇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姓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橐駝載纛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治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媿德娠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趾見于蒼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

觀饗式時爾祖爾思

箕子碑

謝疊山云篇終自當其周時示至以下其言論
天地間有數之文不可多見也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
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
焉當討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
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
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夫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
悔是暮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饋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
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
得以序彝倫而立大與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
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

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蒙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德其正其大人
於虛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
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故人事
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
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墓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
聖人之仁道合隆汗明哲在躬不陋為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
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為世模
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梅先生碑

羅隱

漢成帝時綱紐頽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大政雖去而
劍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為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
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

網突倖臣牙止於殛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櫻挽相制而况親戚乎况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為漢朝公卿恨今南遊復過先生里吁何為道之多也遂碑

壽域碑 并序

宋王元之

古聖人之營壽域也非土木非板築不金乎域不湯乎池晝無鍵而闕夜無柝而擊東西不吾戎夷南北不吾蠻狄五嶽其雉堞四溟其溝渟天地離合我其肩鏹春秋啓閉我其門戶入是域也幼者蚩蚩壯者怡怡老者熙熙悉無中絕咸躋上壽故謂之壽域焉得非道為土木德為版築仁乎城義乎池慈乎雉堞

愛乎溝渟恭乎扁鑷儉乎門戶使風雨不能毀矢石不能攻高
低仰老氏之臺廣狹法華胥之國崇崇焉屹屹焉信善建而不
拔者也洎霸道既昌皇風不競則必灑法令為風雨以驅之興
賦役為矢石以攻之壽域之基忽焉委地於戲域之壞也若民
命何于是賤穀帛貴金玉盜賊逢起黠斂角張刑巢蔽空憲網
絡野壽域之民有以法而死者開拓疆場肆放侵伐鋒鏑霜瑩
卒乘鱗集鯨吞鼓頤蚕食張吻壽域之民有以兵而死者陰陽
舛錯氣候勃亂冬煥夏凄烟蒸霧障典瘥作疹發厲成妖壽域
之民有以天而死者毒氣孔熾猛鷲勃興山貙搏人水蟲射影
海躍蛟螭陸走虺蝮壽域之民有以橫而死者由是王者患民
之無壽也舉引年之典行養老之風乞言于東序典禮于南庠
又謂老者非帛不煖于是乎錫之以繒絲非肉不飽于是乎錫
之以餼藪非車不安于是乎錫之以几杖斯亦得其末而失其

本矣殊不知民之壽夭係君之政教其猶影響爾其或捐金于山沉珠于泉禁不急之務棄難得之貨君德尚儉人心返淳則無法死者矣于羽舞階戈矛倒載謹不祥之器崇止敵之基我之典與除害之利六氣斯順兆人克寧則無天死者矣貢金于遠方鑄鼎于中夏示不若之物免逢旃之患彼怪斯露厥人用康則無橫死者矣夫如是則域不築而自成人不憂而自壽矣今我后道德慈愛行之于上法兵天橫絕之于下游游乎蕩蕩乎見壽域復成于今世矣某亦壽域中之一民耳知我帝力得無述焉碑者悲也悲域之中廢也頌域之再興也其辭曰古之域築道樹德民欲天兮安得今之域基茲扯賊民欲壽兮不獲我聖人兮復于古昔

表忠觀碑

蘇子瞻

文章精義云史記文法多有終篇惟作他人說末後自已只說一句此碑蓋學此體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林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郡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觀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王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

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
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
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峻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
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爲
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
吏于朝眎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
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
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嗟傷甚非所以勸獎
忠臣慰蒼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
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
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吳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
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
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

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賜名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蒼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群
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
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
左江右湖控引島巒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玉帶毬馬
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
天昨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
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
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
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擢降而

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恠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靡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開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常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慕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下木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關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鰐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鏘李逢

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玉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基年而潮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

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祝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
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畧扶桑草木衣被昭回
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
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
若藏約束鮫鱈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櫟
牲鷄卜羞戮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翻然被髮
下大荒

旌忠愍節廟碑

朱晦庵

紹熙三年十月己酉信州守臣王自中言臣幸得蒙恩剖符假
守支郡視事之日考按圖牒竊見故簽書樞密院事張忠文公
叔夜故知同州事鄭威愍公驤衣冠之藏皆在郡境蓋聞在昔
靖康之難虜騎長驅都城危迫四面勤王之兵遁巡前却莫有

至者而忠文獨以南道之師千里赴難軍鋒銳其每戰必克乃
以廟筭猶豫卒不能有成功而崎嶇顛沛之餘竭力致死猶以
以存宗社爲已任事復不就則遂閉口絕食而以身殉焉其後
虜人分兵四關關陝所向降下無不如意則又有如威愍者獨
以孤城備卒嬰其乘勝焱銳之鋒蔽遮三秦以備巡幸虜兵大
至鄰援四絕知不能守而勇氣彌厲誓必與郡俱爲存亡城陷
之日遂墮其生而不悔是其見危致命殺身成仁皆足以無愧
於人臣之義是以聖朝痛悼褒恤屢加立廟賜名著在祀典蓋
非獨以慰忠魂於地下實以昭示萬世臣子忠義之大訓而吏
惰失職修奉弗虔忠文雖得卹墓爲祠以嚴貌象然而僻在永
豐靈鷲深山之中既無以侈上恩厲衆志至於威愍葬祭在馮
翊者道既阻絕而其故鄉玉山東郭有墳無廟則行路之人所
爲愴惻而臣不佞尤竊懼焉謹已相地兩縣之境通涂之側出

留州錢屬吏鳩工度爲雙廟擬則巡遠庶幾有以揭虔妥靈表
勸忠義仰稱建炎紹興明詔之遺旨謂宜假以光靈定其名號
策書申命以詔無極臣不勝大願敢殊死請事下禮部太常合
議條奏咸謂二臣之廟前已賜額宜因其故合而名之制詔禮
官議是其以旌忠愍節之廟爲額於是尚書符郡主者施行如
章而王侯已召還矣始侯既屬役於玉山令芮立言永豐令潘
友文又以書來請銘於熹於是兩令課功作治如法復使人來
申致侯命熹既樂道二公之事又重侯請乃序而詩之碑侯廟
成爨而刻焉王侯字道夫永嘉人自少魁壘有奇節嘗爲壽皇
聖帝極陳當世之務壽皇悅其言欲大用之而未及也是其爲
政知所先務固宜如此其詩曰

皇皇治帝降衷下民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臣之事君策名委質
報生以死身豈遑恤若魚熊掌取舍之間是孰使之其性則然
林林之生孰無此性利害劫之或失其正文武張公投命重圍
擁孤弗遂視死如歸侃侃鄭公遙遙孤壘城亡與亡其節亦偉
方時大變衆潰如川二公相望砥柱屹然慷慨臨危一心如水
實全其天萬世不死招魂作主帝有閱書吏情不稱神用弗居
孰見孰聞孰嗟孰嘆孰烝孰嘗孰克用勸守侯請命奠此新官
煌煌巨扁合舊增崇麗牲有碑螭蟠龜負我其名之過者必下

譚節婦碑

元曹裕

人與天地並立而三豈偶然哉羣羣而生逐逐而死無得而稱
者亦可悲矣惟節義之在天下雖匹夫匹婦之死而能動天地
感鬼神貫金石變草木殆造物者藉之以神變化立人極也故
裴弘之血曹娥之得父屍南霽雲之半箭班班史冊與天地相
爲無窮至元十四年江南內附之後吉水新城中兵未息逃難
者或依邑校覲自免有譚氏婦趙抱嬰兒隨舅姑同匿大成殿

悍卒至殺其舅姑欲犯之不可臨之以兵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婦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誓不辱與其不義而生寧從舅姑以死遂與嬰兒俱遇害血被于兩楹之間者八博去今六十又六年矣宛然若寫影在地躰其畢具見者無不神竦髮立凜凜如有生氣先是有疑爲幻妄者磨以沙石不沒復煨以熾炭火滅而迹愈現然後知節義之在天下有非人力所能廢考於前史尤信至順中州侯郭成欲表而祠之未果而去職至正二年寧微寺知事王君克敬被旨來是州治田賦孟秋告朔奠謁已與州長佐貳徘徊俯視咨嗟嘆息顧謂判官陳抃曰表節義有著令人倫風化與焉乃謀圖其迹於石而俾裕書其緊惟隆古盛時禮化涵濡節義燦然於人心凡有血氣者與知與行豈有他哉世降俗變逸居無教始有不忍言者况乎顛沛流離之際而之死靡他之念舍生取義之誠確乎其如此吾想

斯時城屠且燬蕩盡於閭閻者知幾何人未始有異也駢死於邑校者又幾何人亦未始有異也斯婦也惟鄉井之禍痛舅姑之隕其慷慨就死所謂得正而之此心固已質之聖人而無疑矣竟遊魄喪片地不磨洋洋在上寔監臨之豈非造物藉之以神變化而立人極也哉繼自今樹之風聲州之民間居族處其必曰此婦人也遭時不幸室家不相保從一之義蹈白刃而不渝其流風餘韻至今尚能使人嘖吁興起今而幸生太平無事之世夫夫婦婦父子子兄弟兄弟畊田鑿井休養生息所以樂其樂而利其利者誰之賜歟天理民彝萬世一同盍相與明綱常而崇禮讓以無負上之人風厲之心將見比屋可封則是舉也有關名教甚大亦可見二三君子知爲政之所先者矣

汴梁廟學碑

姚端甫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歷六國秦

漢至孝武即位之年辛丑爲二百四十年其聞而知者纔司馬
遷一人而止耳既編其年與夫言行出處之槩爲世家又爲第
子傳載其居里問對與夫經事何君又考知其少孔子幾何歲
皆孔門弟子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真非淺淺哉然猶病
夫時有不一其說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
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爲教之本然而猶有所
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不發爲所通何業又曰皆異能之士
聖人爲教於以修叙藝倫而容異能者于其間孔子自言七十
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五人邪其爲傳先顏回曾參而
後無繇箴固已戾於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闕止子我爲宰予又
曰孔子之所嚴事者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楚老萊子於
鄭子產於齊晏平仲於魯孟公綽孔子於公綽止稱其不欲與

優爲趙魏老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者亦多也老萊子
書今存其爲道術尚黃帝老子爲聖人所與者不經見子入太
廟每事問况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
德仁義禮根於人心之固有而眎爲示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
於孔子况其爲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爲不悖於聖學故
與之特深至漢文翁圖石室列子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師
而實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賢之罪何也
夫人既嚴事乎已苟於學術之僻歸宿之差何害於明告當欲
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
自順不可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爲俗游說乞貨不可
爲國盛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所
以移齊俗而先細民也報人嚴事之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

疑晏子尚儉墨子欲貴其道而必如晏子之言不然何爲亦見
墨子之書而遷辨之不明也又自叙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學
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語者非必一
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胸中者也杜預春秋傳叙曰子路欲
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
論也其享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道州廟碑曰從於陳蔡亦各
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等坐祀十
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况又祀無繇箴鯉於庭其失至於崇子
而抑父又非遷之爲傳矣夫爲是學官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
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
中北史敢以造泥人銅人者同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
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
制也

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曰是溺者之已
然若何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
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遑於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能
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錄聖元佐
爲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首之以此是歲夏四月
前翰林直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撰

大明勅建太學之碑

宋訥

洪武十四年夏

上詔羣臣曰王者受命武功文德相繼成治定天下以武治不
以武也其崇文乎顧茲成均地隘陋何以振文教朕相基於
鷄鳴山下高爽平遠豈

天協朕石藏此地俟興一代學乎羣臣稽首曰詔

皇上聖神斯文福也乃以

天子學制授諸冬官冬官臣恭奉明詔夙夜匪懈榑桷豫樟來
積如阜載石輿土築基梓人效藝以宏其制又遣金吾前
衛親軍指揮譚格督其工凡堂有七彝倫所會講率性修道
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則生肄業升也會饌有堂庖厨有室井
覆以亨物貯以庫餼廩蔬園重門繚垣回廊儲書兩堂之間東
西有助教正錄居焉東偏列室鱗次諸生處焉廟在學東
以層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允為楹八百一十有奇壯麗
咸稱自經始以來

大駕臨役者不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習
乃革明年五月冬官奏廟學成十有一日

天子遣使祀先師以太牢禮畢胄子及民之俊秀登堂受業學
之禮制備矣十又七日

上躬臨廟禮行酌獻再拜而退乃幸學學官率皆上進拜堂下
博士臣龔敷執經祭酒臣吳顯講經既畢萬乘是還此千載擴

儀講而行之斯文增重矣六月一日

上又賜勅文重諭胄子禁制防遏之法訓迪誘掖之意無不至
焉越一日

帝御奉天門詔臣訥文之于石臣拜手稽首不敢以不文辭承
命遂述興造始末為之言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帝王之興首
建太學蓋學所以扶天理淑人心也皇極由之而建大化由之
而運世道由之而清風化本原國家政務未有舍此而先者或
有未備則無以維三綱五常之具作人重道之心

聖天子位居君師續道統于堯舜禹湯文武建學定規高出前
古凡我登堂養正游藝之士斯弦斯誦相勉相誨無負教養則
正人端士業出而為國家棟幹祚

聖子神孫之業萬世而無窮者當自今始顧臣庸陋敢不對揚

帝命式昭盛代之興文也拜千稽首而獻頌曰於惟

聖皇臣服萬方乘時經綸武偃文揚儲慶發祥載整乾綱乃相
學基鷄鳴幽陽平遠高爽非簞非岡式輝景邑隱若天藏考制

定規

聖度曷量乃授工曹孰敢怠違工師用勸效技允臧有廟有廡
有廊有堂鱗比而重龍起而翔登用儒臣教化昭彰佩服鏘鏘

弦誦洋洋正學有傳師道有常

萬乘來臨俎豆生光千載禮義一代典章躬親講道超軼百王
聖製昭宣格迺激昂寵及青衿垂範流芳材育化崇殷序周庠

立極作則遠紹虞唐德進英豪業修俊良股肱
明廷都俞巖廊以昌文化慶祚靈長願估

皇圖萬世無疆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七

